

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 戰略意圖之研析

作者簡介



劉瀚嶸中校，陸官校61期、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法學碩士、法學博士；曾任排長、副隊長、作參官、助理教授兼副主任，現任職於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通識中心。

提要 >>>

- 一、本文旨在探討1958年8月23日發生舉世震驚的八二三砲戰所形成第二次臺海危機，此一關鍵性戰役，在先總統 蔣公帶領全國軍民凝聚高度抗敵意志並積極備戰因應，終能確保勝利成果，使復興基地及其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得以確保。
- 二、美、中、臺三方均對於八二三砲戰有各自的戰略意圖及其影響，至盼藉由本文之具體分析，能予國人瞭解此一關鍵性戰役的重要性，並深刻體悟建構和平的不易，更當珍惜現有和平成果。

關鍵詞：八二三砲戰、臺海危機、戰略意圖、影響

前言

民國47年（西元1949年）大陸河山淪

為鐵幕，開啟臺海兩岸分裂分治的時代，國民政府及其部分軍民轉進赴臺，國家整體情勢危急非常，復加上國際環境普遍對



我不利下，幸賴先總統 蔣公以堅定的意志領導全國軍民，勇於面對1954年及1958年的兩次臺海危機的發生。尤其是從1958年8月23日起至1959年1月7日為止所爆發的金門「八二三砲戰」，其戰況之慘烈，令舉世為之震驚，為1949年臺海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形勢最嚴重與險峻的軍事衝突。

此期間美方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六條中「領土範圍」表明「臺灣與澎湖」是美方對於該條約的協防範圍，並不及金門與馬祖。因此多次嚴正要求我方必須自金馬撤軍並停止對大陸使用武力，對此，先總統 蔣公則明確向美方表明力（死）守金馬的決心！

八二三砲戰期間，我全國軍民用行動具體展現出捍衛金馬的高度堅定意志與決心，大動國際視聽，而美方終能體認我方決心及其作為，除大力協助我方對於金門的運補作業外，並提供各項裝備強化金馬前線防衛力量，此即自重人重與自敬人敬之理。

先總統 蔣公曾云：「有金馬才有臺澎！」八二三砲戰勝利距今已有52年之久，回首前塵仍光輝彌新。本文之研究即是基於當前海峽兩岸與國家情勢迥異於以往，兩岸經貿發展往來密切，國人心防與意志漸趨鬆弛，令有識之士頗感擔憂。國人必須意識到「只要中共一天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兩岸就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因此，全體軍民必須凝聚愛國思想，提高憂患意識，建構與提升全民國防力量，才能使整體國防力量趨於完善，進而使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得以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戰前起因與國內外形勢

歷史上所發生的每一場戰爭，其背後均有相當複雜的國內外政治背景因素，八二三砲戰之發生，基本而論，實為國共戰爭的延伸，亦係「韓戰」與「第一次臺海危機」的延續，在當時中共認為應儘速採取軍事手段以期能有效地解決兩岸間分裂問題的前提下，使得彼此間不斷對壘激盪，「以武力解放臺灣」的手段成為當時的主軸，復由於複雜國際政治因素摻雜其中，一場臺海兩岸的大規模砲戰，遂無可避免的發生。

1950年代，當時所發生重要的國際大事計有¹：

一、1950年6月25日爆發「韓戰」，從此改變美國對華政策方向，並對國際體系和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韓戰不僅把冷戰帶進亞洲，並使北京與華府由疏遠走上政治與軍事的全面對抗，直至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擔任總統後，始改變對北京長達近20年的對抗孤立政策，恢復與中共貿易與國際關係，以建構對美國有利於權力均衡的戰略藍圖。

二、1955年，西德加入以美國為首，其目的在圍堵國際共產主義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蘇聯隨後亦組織「華沙公約組織」與之對抗；此一時期，美、蘇之間的核子武器更不斷充實，尤其是中東地區的競爭，業已進入空前緊張時期，同年7月英、法兩國因埃及總統納瑟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決定聯袂出兵埃及。

三、1957年，毛澤東出席在蘇聯召開

1 陳毓鈞，《戰爭與和平——解析美國對華政策》（臺北：環宇出版社，1997年1月），頁83、111、112。

的世界共黨大會，毛氏在大會中公開發表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論」，而且要在任何地方對帝國主義採取強硬的態度。

四、1958年5月，黎巴嫩人民推翻親西方的夏蒙政府。同年7月伊共支持的卡薩姆發動政變，推翻費隆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中東均勢的局勢已被打破，美、英兩國為防止黎巴嫩落入親蘇的政權，於同年7月中旬先後派兵登陸黎巴嫩，中東危機發生。

在此國際先後發生若干重大事件的同時，兩岸間亦不斷發生小規模的零星衝突，分述如下：

一、臺灣方面在美國支持下，與美中央情報局（CIA）合作，不斷對大陸沿海地區進行襲擊。

二、中國大陸方面，毛澤東於1957年9月起多次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出思想發動²，將進行「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稱之所謂「三面紅旗」運動。

三、毛澤東於國內在不斷強調階級鬥爭的同時，有鑒於中東出現所謂「民族解放鬥爭」的新形勢，遂認為緊張比緩和好，緊張可以動員人民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復加上毛認為美國欲以「兩個中國」來解決臺灣問題，故認為動武將直接使美國此一企圖受到打擊，以迫使美國不得不正視臺灣問題，除能懲罰臺北外，亦可同時對華府示威，可謂一舉兩

得。故在國內外政治形勢對其自認為有利情況的驅使下，遂決定於1958年8月發動砲擊。

美、中、臺三方之戰略意圖 (1950年~1958年)

自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與史達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美國軍方即一再要求對臺軍援，以確保美國於太平洋的圍堵防線。同年3月時任負責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魯斯克（Dean Rusk），即不斷暗示在遏止共產主義擴張方面，臺灣有其重要性。同年5月30日及6月9日魯氏兩度向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提出「臺灣中立化」的方案，主張由美國派遣第7艦隊協防臺灣，以阻止中共軍隊解放臺灣³。而時任遠東盟軍最高統帥的麥克阿瑟將軍亦兩度提出備忘錄，強調臺灣是從阿留申到菲律賓的遠東防線上不可分割的部分；麥帥並認為臺灣掌握在共黨手中就好比一艘潛艇供應站，對蘇聯的戰略進攻位置極為理想⁴。但此一觀點並不為國務卿艾奇遜所接受，因為他仍然確信美國在東亞的兩個主要目標乃是與日本簽訂一項和約以及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打進「楔子」⁵，直至1950年韓戰的爆發，方使得美國重新調整了對華政策，並由當時的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於同年6月27日下令第7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阻止中共乘勢進攻臺灣，同

2 楊開煌，《中國大陸研究概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87年6月），頁197。

3 所謂「臺灣中立化」，即是由美國力勸蔣公退出臺灣，把臺灣交由聯合國託管，使臺灣中立化。

4 FRUS, 1950, Vol. 7, PP. 161~165；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45。

5 袁明、哈里·哈丁編，〈美國的政策與看法：1949年~1950年分裂中蘇的楔子戰略〉《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55；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83。



時監督臺灣的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攻擊，並提出「臺灣未定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⁶。」

杜魯門此舉有以下幾項考量，對於日後兩岸關係的影響甚深。一方面防止臺灣海峽發生戰火，導致美國介入中國內戰；另一方面則在未摸清蘇聯意圖之前，避免臺灣陷入共產勢力範圍。而在中共方面則視為美國仍然繼續介入中國內戰，保護國民政府以阻止中國的統一。

中共中央經過多次反覆討論後，認為美國已決定從朝鮮、臺灣與越南等三個主要方向來實行對中國的進攻。因此，與美國的較量勢難避免，故決定於10月13日參與韓戰⁷，19日由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兼政委彭德懷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26日發起進攻，並於12月5日克復平壤，12月24日將聯軍全部逼退至北緯38度線以南。雙方就在38度線僵持，力求維持均勢，雙方邊打邊談，北京與美關係全面趨於惡化。直至1952年期間，主張結束韓戰，隸屬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贏得大選入主白宮，旋即於板門店與中共重新談判，於1953年7月27日簽訂停戰協定，正式結束韓戰。

韓戰期間，美國軍方以及共和黨保守

派人物如諾蘭（William Knowland）及塔虎托（Robert Taft）等參議員不斷向杜魯門抗議施壓，建議重視國府，解除對軍隊的限制，改變第7艦隊的使命，而艾氏一直抗拒此種壓力，因為他認為美國此刻不能再有另一個韓國⁸。艾氏雖不願公開支持臺北，但其一直欲利用聯合國來研究解決臺灣問題，目的在促成「臺灣中立化」，此一構想，交由時任國務院顧問的杜勒斯（John F. Dulles）去研究與運作。旋因中共加入韓戰，美國以為由聯合國討論臺灣問題已非當務之急，加上臺北當局反對「臺灣中立化」，美國不得已乃將其政策轉變為「臺灣地位未定論」⁹，而鎖定的目標即是對日和約。

美國由杜勒斯所主導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原先欲邀請北京和臺北的代表與會，但由於北京和臺北方面對於臺澎的主權均持堅定的立場，故不利華府所主導的「臺灣地位未定論」論點，而在中共參加韓戰後，美方遂有有利藉口不邀中共與會；此時美仍堅持臺北方面為抗日的實體，係全中國的合法代表，若不邀請則於情於理說不過去，但英國強烈反對臺北方面代表出席而決定不邀臺北出席¹⁰。故在兩岸政府均未派人與會的情況下，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臺灣和澎湖的權利，卻未聲明臺澎列島的歸屬性。然雖在美、英等國強烈的

6 FRUS, 1950, Vol. 1.7, PP. 157~161.；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45。

7 《人民日報》（北京），1950年11月6日，社論；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85。

8 D.R. Buhi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 in Asia, 1945~1954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1), p. 180.；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88。

9 王緝思，〈論美國「兩個中國」政策的起源〉，袁明、哈里·哈丁編，前揭書，頁323~325；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88。

10 同前註，頁325~32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88。

壓力下，蔣公卻仍堅持臺澎的主權屬於全體中國。而臺北方面則認為日本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復加上當時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係指中華民國，故臺灣歸屬問題實已獲致解決。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就任總統後即在其首次的國情咨文中宣布：「我已發布命令，第7艦隊不再用來保護共產中國¹¹。」此一政策不啻為宣布解除杜魯門的「臺灣中立化」政策，轉而宣示支持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北京方面則視此舉是「放蔣出籠」，係美國繼續干涉中國內政的舉措。但是在美國宣布改變第7艦隊使命後，美國卻仍表示要臺北方面不要對中共控制的領土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特別是使用飛機和坦克¹²。故由此可得知，美國改變對臺灣的新政策，並非是臺北所希望，其主要考量係欲藉解除臺灣中立化之措施，給予北京方面更多壓力，進而避免戰爭，此係為美國維持在冷戰戰略考量的一項權宜之計。

1954年4月26日包括由美、蘇、中、英、法等在内的五大國及其相關國家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與恢復中南半島的和平問題。而北京欲在會中與美國討論臺灣問題，卻為杜勒斯所拒，而在「日內瓦協定」簽訂後，北京立即展開一場激烈的解放臺灣宣傳戰。而杜氏亦不斷想用政治方式來解決臺灣問題，希望在聯大出現接納「兩個中國」的可能性，使「兩個中國」均成為聯

合國的一般會員國¹³。

而正當美國試圖以「兩個中國」來解決臺灣問題時，中共軍隊於同年9月3日砲轟金門、馬祖，此一事件亦導致美國決定儘速與臺北方面談判締約。而北京在日內瓦會議後之所以採取武力行動面對臺灣問題，其主要動機有三：一、朝鮮和中南半島已無戰爭，可集中全力處理尚由臺灣方面占據的沿海島嶼問題；二、對國際上所流行的「臺灣地位未定論」或「兩個中國」看法以行動表示反對決心；三、考驗美國對臺灣支持程度以及試圖嚇阻雙方締結安全條約。中共持續對浙江沿海地區採取砲擊之舉措，已使美國清楚的瞭解此時與臺北方面進行締約談判已是刻不容緩的時機，而在彼此折衝的過程中，雙方對於美國是否應防衛沿海島嶼，以及臺北方面的軍隊沒有得到美方的同意不得對大陸地域採取進攻性軍事行動而爭執甚烈。最後條約內容明定美國將承諾防衛臺灣及其雙方都認為必須防衛的領土。但是卻在另外的秘密換文中又明確規定美國的條約義務僅限於防衛臺灣與澎湖，且臺北方面對大陸地區欲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事先均須得到美國同意¹⁴。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軍方多數並不贊成以締約方式來限制臺北方面的軍隊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自由。但艾森豪總統壓制了多數意見，授權杜勒斯和臺北方面簽訂不防衛金馬沿海島嶼為原則的安全條約。而時任國防部長的威爾遜（Charles

11 《中美關係：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頁275。

12 FRUS, 1952~1954, Vol. 14, PP. 132~135. 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47。

13 Ibid., PP. 773~774. 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49。

14 Ibid., P. 929. 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49。



E. Wilson) 亦認為，為這些「小島」而打仗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¹⁵。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草簽，至1955年1月6日正式向參議院提交條約以備審議。令美方滿意的是，美方認為該項條約的簽訂，可加強對臺北方面的控制，亦使臺北方面必須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的計畫，因為沒有美國的支持，臺北方面將無法企圖對大陸地區進行冒險的軍事行動，更遑論能獲致成功¹⁶。而臺北方面儘管對於條約內容並不十分滿意，但是有兩項卻是較有保障的內容：一、臺北成為美國的條約夥伴，可得到美方的安全保障；二、粉碎使臺灣回到北京控制之下或將其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的企圖¹⁷。至於北京方面，對於締約一事大感不滿，認為美國在中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作為對中國擴大侵略的跳板，係企圖準備新的戰爭¹⁸。遂於同年1月10日對浙江沿海島嶼包括一江山、大陳島進行攻擊，並於18日占領一江山與大陳兩島，由於情勢嚴重，臺北方面由時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拜訪美駐臺北大使藍欽，要求第7艦隊介入大陳地區戰鬥，並給予適當的空中支援¹⁹。

鑑於臺海情勢，美方的態度趨向避免為沿海島嶼而與中共作戰，同時亦須明確

承擔防衛義務，故鼓勵臺北方面放棄大陳、馬祖等島嶼並提供海空支援以利有秩序的撤退；金門被視為對於保衛臺澎是重要的，同時擬將臺海危機交由聯合國安理會處理。但是臺北方面卻希望美方能公開聲明應對金門、馬祖防衛作出承諾，美方同意將馬祖列為協防範圍，但拒絕公開聲明²⁰。而臺北方面在1月28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臺海決議案》後，聲明願從大陳島撤退，但以雙方發表共同聲明來澄清美國對金門、馬祖的立場為先決條件。美國方面於當日即表示拒絕，因為美國不存在一項永久的義務去防衛任何島嶼²¹。不過艾森豪卻私底下授意國務院轉告臺北方面，其意圖是幫助防衛金門、馬祖，對此，臺北方面表示基本上可以接受，便不再要求美方公開聲明。

同年1月28日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提出關於臺海停火的提案，而蘇聯代表針對紐西蘭提案，亦提出關於制止美國侵略中國案，安理會通過決議，將兩案併呈共同討論，但由於國共雙方均反對對方與會，我亦認為此將導致中共進入聯合國，為「兩個中國」合法化預備，彼此復為孰先孰後而爭論不休，故安理會決定此兩案無限期擱置。由於臺海危機加深，促使美國

15 南希·塔克 (Nancy Tucker)，〈孤立中國：第一任艾森豪政府的亞洲政策〉，袁明、哈里·哈丁編，前揭書，頁378～380。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5。

16 同前註，頁397；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6。

17 同註12，頁807。

18 《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1月29日，版1；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6。

19 卡爾·蘭辛 (Karl Rankin)，《蘭辛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169；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6。

20 同註15，頁10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00。

21 同前註，頁175、183。

參議院加快審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2月中旬正式通過，雙方協防關係合法性正式生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為自由世界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擴張防線上的重要關口。臺北方面運用北京與華府為敵之形勢而得以繼續存在國際社會；華府則運用臺北成為其反共力量之一環。而美方於此時亦認為臺北方面自大陳島撤退到臺灣後，金門、馬祖問題就更加呈現出來²²，並判斷中共將繼續對金、馬實施武力手段占領並進而攻打臺澎。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於此一時期，將臺海問題視為國際戰爭問題而非國共內戰，但是為避免捲入臺海戰爭，防止臺海戰爭擴大的方法之一就是力勸蔣總統主動放棄金馬，並保證美國不會承認中共，亦會繼續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視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因為以職業軍人出身的艾森豪總統，始終認為臺北方面在金馬等沿海島嶼上集結大量兵力的作法是個軍事上的錯誤²³。此外，又認為臺灣所採取的魯莽行動，絕不能對歐洲盟邦造成不利的影響，且對中共發起進攻金馬的行動加以干涉，不會受到世界輿論的歡迎。而蔣總統則明確的表示不管有無美國協防，都要死守金馬，強調如果放棄金馬，只會導致產生進一步壓力，使臺灣被託管，他將無法繼續領導軍民。同時，並再度聲明「兩個中國」是他始終不渝的反

對²⁴。

而北京方面對於華府和臺北方面締約一事，由周恩來發表聲明，重申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決心解放臺灣²⁵。此時北京方面亦瞭解到以軍事手段並未能有效的解決臺灣問題，唯有在外交上有所作為，才能突破美國所採取的圍堵和孤立政策。故利用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中提出聲明：「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局勢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²⁶。」初期美方欲臺北方面派代表與會，但因中共嚴詞拒絕而作罷，後來美方改變立場和態度後，雙方之間的大使級會議敲定於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由於雙方間對臺灣問題上的共識不同，歧見甚深，故經過數月冗長的談判，仍毫無進展，臺海危機所造成的緊張情勢卻因而緩和與降低。

但是臺海危機並未就此完全褪去，從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建政，蘇聯於次日即予以外交承認，其他共產國家紛紛效尤，時任中共外長的周恩來於11月18日覆電聯合國秘書長與聯大主席，要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因而產生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自此國共間即因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而爭執不休，復加上美蘇對抗的影響，

22 同註18，頁346。

23 南希·塔克，前揭書，頁384；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9。

24 同註20，頁511～516。

25 《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12月9日，版1；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99。

26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二輯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頁2250～2251；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00。



使得此一問題更加複雜化，甚至許多親共產國家如蘇聯、印度等多次在聯大提出「排國府納中共案」，由美國在其主導的《緩議程序案》的封殺阻止下，從1951年～1960年間，使得此等提案未能順利付諸討論，足見美國此時的對華政策十分明確，即能代表中國的是「在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

而美國在與中共簽訂《日內瓦協定》後，開始認真的評估考慮放鬆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限制，因為隨著經濟的成長，工業的發展與軍事的現代化，貿易的限制已不能嚴重的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²⁷。美國一方面對中共採取全面孤立的措施，另一方面則對臺北方面實施經濟與軍事上的協助。美援的到來，無疑的使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形勢已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得以轉危為安，此係由於臺灣位處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遠東戰略防線中的重要地位，才能獲得此大量的軍經援助。

在軍事援助方面，從韓戰發生後，臺北與華府的軍事合作關係即不斷的加強，尤自1951年4月美第7艦隊訪臺時，雙方軍事首長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臺灣防務問題後，即成立美軍駐臺軍事顧問團，雙方高級軍事首長亦頻頻接觸，軍事交流熱絡，多次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同時協助臺灣方面建立陸軍後勤體系，並達成簽訂在臺灣部署「鬥牛士」戰術導彈的協議，至1958年3月14日宣布將美軍在臺的17個不同單

位合併，成立「美軍駐臺協防軍援司令部」²⁸。由於美國對中共的敵視，以及赫魯雪夫在蘇聯掌權後所倡導的與西方「和平共存」的言論，使得毛澤東有所警覺，並對中國革命及中國在世界上作用的想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1956年秋天，赫魯雪夫建議北越和南越作為兩個獨立國家，同時加入聯合國，全然否定自己簽署過的「日內瓦協定」，著實令毛澤東與胡志明大為驚訝。同時在經過與美國多次的協商討論被拒於門戶之外後，毛氏已漸感不耐，他倡言「東風壓倒西風」，宣稱要在任何地方對帝國主義採取強硬的態度。進入1958年，毛決定選擇自己的路線²⁹，且在國內制定一套冒進政策，稱之為「大躍進」；而在國際上，毛警告不能盲目追隨蘇聯，認為蘇聯為達其與美國建構兩大極權來主掌世界的目的，將不惜犧牲任何一個兄弟國家。因此，毛向黨內同志提醒必須做好自力更生的準備，單獨行事，不要怕被蘇聯老大哥拋棄³⁰。

艾森豪第二任總統任期開始，國務院內部更加緊對「兩個中國」政策的研究與策劃，至1957年2月8日國務院政策計畫處提出名為「接受中國進入聯合國，美國最終承認中國」的備忘錄，主張美國須有「兩個中國」政策，因為北京進入聯合國將不可避免的到來³¹。同年12月31日，該處又提出一項備忘錄，建議美國對於中共進入聯合國可以不投贊成票，但也不投反

27 南希·塔克，前揭書，頁36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06。

28 《中央日報》（臺北），1957年5月14日，版1；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0。

29 鄭宇碩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稿》（香港：天地圖書出版，1994年），頁214。

30 同前註，頁212～213。

31 FRUS, 1955～1957, Vol. 3, 99.PP.470～473. 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53。

對票，最後，將臺灣作為獨立的、中立的「臺灣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西藏獨立且中立化進入聯合國，而北京取代臺北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³²。

「兩個中國」概念，對於美國而言或許有利，但此一觀點卻同時受到臺北與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對。在臺北方面，國府將1/3的兵力部署在金馬地區，並與美中央情報局多次合作對沿海地區進行襲擊；而中共方面則明確地指出，美國想在中國壯大之前，把臺灣掌握在其手中，但中國人民將堅決反對到底³³。1957年12月18日毛指示空軍於1958年初進入福建，同年4月福州軍區制訂封鎖金門的作戰方案。毛認為砲擊金門，直接遭受打擊的是臺北，亦逼使美國不能不正視臺灣問題，準備工作大致完成，再來就是選擇動武的時機。在進行軍事手段之前，中共原本寄望藉由中美大使級會議進行和解的試探，但在中共觀察世界局勢，同時鑑於美軍登陸貝魯特對黎巴嫩進行軍事干預，英國亦在約旦投入軍事力量，赫魯雪夫呼籲召開一次由蘇、美、英、法和印度參加的高峰會議，獨將中共排除在外，令北京十分不滿。高峰會議因故未開成，蘇聯又主張將中東問題交由安理會討論，中共認為安理會係由親西方的團體所掌控，故而強烈的反對，為此，中蘇雙方關係弄得很僵。而中美大使

級會議在開會之前，美國務院復發表「關於不承認共產中國政策的備忘錄」，此舉顯然刺激了中共，終於下定決心用武力手段以逼使華府走上談判桌³⁴。

在中共砲轟金門之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8月20日提出對策：

一、如果中共封鎖金馬，則提供空中掩護和海上運補。

二、如果中共空軍飛臨臺澎，且國府空軍無法應付時，可利用美國空軍，又中共空軍轟炸臺澎，則美國空軍將攻擊大陸機場。

三、如果中共大舉進攻外島，美國應發布最後通牒，並把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同時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和戰略空軍。

四、如果中共大舉進攻臺灣、澎湖，美國將全力擊退進攻，並用原子武器擊退中共海軍³⁵。此對策說明了美方的行動將依中共進攻行動的強度、範圍和實際情況而定。

另在8月8日～22日國務院又召開兩次會議決定以下方針：

一、加強在臺灣的軍事力量，增加航空母艦和戰鬥機，向國府提供登陸艇、響尾蛇飛彈、火砲和軍需。

二、發表杜勒斯回覆眾議院外委會主席摩根的信函，向中共施壓。

三、授權駐臺北大使對防禦條約的換文加以澄清，若中共大舉進攻，可以進行

32 Ibid., PP.660～673. 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53。

33 《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253。

34 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35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0。

35 林正義，《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4～5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4。



報復，但小型攻擊不在此限³⁶。所謂杜勒斯覆摩根信函即是說，如果中共認為占領沿海島嶼，而美國會將其視為「有限行動」，那將是非常危險。

會戰經過與美中臺三方之影響

民國47年夏，中共為實現其奪金馬，進犯臺灣、澎湖的迷夢，在福建前線集中陸軍約18萬人，大小艦艇262艘，各型飛機298架，於8月23日上午摩根公布杜勒斯信函不久後，先以各種火炮342門（砲戰中增至561門），對我金門群島實施猛烈火力襲擊，震驚世界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正式引爆。

自下午6時30分起，2小時中連續射擊5萬7千餘發。同時共軍之機、艦大肆活動，企圖斷絕我對金門之運補，孤立金門以達其進犯之目的。當時我砲兵英勇還擊，海軍執行「鴻運計畫」，猛轟敵艦，實施兩棲作戰，截運補給品搶灘登岸；空軍亦執行「中屏計畫」，攔截中共軍機，並實行空軍及空投補給品。迄10月上旬，共軍連續發砲47萬餘發，發動各種空戰及海戰。總計44日內，共軍陣地被摧毀數十處，砲百餘門；擊落敵機29架，擊傷4架，共軍艦艇及運補船隻，被我擊沉、擊傷者達1,047艘³⁷。

中共此次砲擊，顯然是經過極為周密的设计，最初砲擊主要目標，是金門防衛司令部，在砲擊剛開始後，數發落在金防部附近，造成吉星文等3名副司令官等高

級將領殉國，而因砲擊身亡的國軍部隊官兵，即多達92人，受傷300多人，所幸，當時在金門訪問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毫髮無損。

從8月23日～8月29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中，共軍總共對金門群島在內的國軍陣地發射10萬5千發以上的砲彈（如以單位來計數，分別是8月23日發射4萬發砲彈；8月24日發射3萬6千發砲彈；8月25日發射3千2百13發；8月26日發射3千5百80發；8月27日發射1萬1千6百60發；8月28日發射1萬2千7百30發；8月29日發射1萬6千2百發）。而相對的，在同一時間內，國軍駐金門群島部隊，面對中共強大的震懾與壓制，仍對大陸地區發射2萬餘發砲彈進行反制³⁸，而此砲擊的密度，實已改寫了世界戰爭史上的血腥紀錄。

在國共彼此間密集的砲擊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國共間的海戰亦從1957年底到爆發「八二三砲戰」後兩個月，國共海軍之間為支援三軍的補給，在金門一帶海域內，共發生大小會戰達20餘次，參戰船隻多達數十艘³⁹，國共間彼此的內戰於此期間達到最高潮，令國際社會為之震撼。

美方於此時立即主持國家安全會議討論金門情勢，決定向臺北方面提供飛彈和登陸艇，準備承擔臺灣空防，提供護航，要求駐關島的戰略空軍B47飛行中隊作好對中國大陸目標實施核子打擊的準

36 同前註，頁56～58；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5。

37 《中國現代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民國78年10月），頁369。

38 王豐，《反攻大陸VS.解放臺灣》（臺北：希代圖書，1995年），頁173。

39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館，民國74年12月），頁306。

備⁴⁰。不過艾森豪對於是否在介入臺海的衝突中與中共直接在臺海發生戰鬥，其態度顯然是十分謹慎。因此，在8月29日美國決定提供護航，但為避免美艦在中國領海內與中共發生衝突，僅運到金門3浬外即不再前進，表示美方只承認3浬的範圍。

從8月20日～8月31日，美方從夏威夷、日本、菲律賓、地中海等地區調兵遣將，迅速在臺海海域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計有6艘航空母艦、130艘船艦、500架飛機、3,800名海軍陸戰隊、5,000名地面部隊⁴¹。美方國務院、國防部則相繼發表聲明，表示美軍已做好準備，警告中共軍隊切勿進攻金馬。而北京方面面對此一形勢，亦表現出謹慎的態度，自9月3日起宣布停止砲擊3天，召開政治局會議商討情勢。在美艦開始正式護航後，毛則命令前線指揮員：「只准打國府軍艦，不准打美艦；如遇美艦主動開火，不准還擊⁴²。」，故中共和美方之間均未直接發生軍事衝突。

此外，北京方面亦計畫尋求與美方的緩和，並建議雙方重開兩國大使級的談判，並於9月15日在華沙恢復大使級談判，但是隨著此一情勢發展，臺北方面對於美方僅提供有限護航表達不滿，另對兩國之談判感到不安，而對於是否應協防金

馬等三大議題與華府方面的爭執與矛盾卻與日俱增。9月28日蔣總統發表談話，表明反對華沙大使級會談，重申金馬是臺灣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即使沒有美軍協助，亦絕不退讓⁴³。而北京與美方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因觀念與認知上不同，並無法取得實質進展，中共明確的表示，除要求美軍撤出在臺澎的一切武裝力量外，並說明如果臺北方面的軍隊願主動撤出金馬，中共軍隊將不予追擊，而在收復金馬後，將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⁴⁴。而美方則表明如果中共放棄對金馬使用武力，美將設法使金馬不成為對大陸進行攻擊和挑釁行動的基地。但中共認為此項作法無異於是在分裂中國領土，因此強烈反對。雙方在無任何交集的情況下，美方於是將壓力轉向臺北，並認為如果臺北方面能放棄金馬，可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許多爭議的地方得到解決。

北京方面此時亦瞭解到美方一方面積極的施壓於臺北自金馬撤軍，另一方面鑒於臺海海域已集結美方強大軍事武力的現實，衡量再三後，北京領導人反而認為將金馬留在臺北方面的手中可以作為臺灣與大陸方面的紐帶，以破解美國搞「兩個中國」的企圖⁴⁵。並於10月6日發表由毛澤東起草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名義

40 林正義，前揭書，頁74～76。

41 鄭宇碩編，前揭書，頁215。

42 同前註。

43 同前註。

44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頁72～80；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9。

45 《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265；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19。



發布的《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停止砲擊7天，同時建議舉行和平談判；13日再宣布停止砲擊兩週，宣稱此係利於金門軍民同胞固守，以對付美國人⁴⁶。美方復認為此乃中共有意降低緊張情勢之作為，故再積極的與臺北方面談判有關金馬撤軍的議題，至20日中共再度恢復對金馬的砲擊，2小時內共打了1萬2千餘發，北京希望藉此能有助於臺北有立場不自金馬撤軍，同時再次破解美國企圖搞「兩個中國」的計謀。美方鑑於情勢，與臺北方面展開多次談判，最後提出以聯合公報方式載以「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心中，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同時刪去「中華民國不發動戰爭在大陸重建主權及中華民國不作為攻擊大陸的武裝基地，它的基地早已在大陸及中國人民心中」⁴⁷。而美方則同意在公報上加上「雙方認為在當前情況下，金馬與臺澎在防衛上有密切關連」等字句。公報發表後，華府方面對臺北方面放棄武力進攻，除能尊重臺北重返大陸的意願外，同時亦可避免美國捲入戰爭，可謂真正符合雙方利益的作為。

10月25日北京方面再度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單打雙不打，宣稱：「中國人的事祇能由我們中國人自行解決，一

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計議」，此已顯示北京正在尋求於臺海危機中的下臺階。臺北方面則於27日發表聲明強調：「政治基礎在反攻大陸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強調不使用武力……聯合公報絕未妨礙中華民國在行使其固有的自衛權利或在大陸上發生大規模革命時使用武力⁴⁸。」雙方仍然各執一詞，然而至10月底左右，臺海危機已明顯趨緩。11月17日臺北與華府達成協議，由美方負責強化金馬機動化配備，而臺北則於1959年6月30日前從金門撤走1個步兵師及預備師兵力⁴⁹，臺海危機已近尾聲，中共宣告單打雙不打，直到1978年12月20日美中建交才正式宣布停止砲擊。

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中共初期原本欲以強大的軍事武力，一舉奪下金馬，除可消滅國府1/3強的兵力外，更能進一步直接給海峽對岸的臺灣軍民造成事實及心理上的創擊與震撼，可收戰術與戰略上雙重的成效；但隨著狀況的發展與變化，中共鑑於即使其成功的占領金馬，卻可能永遠的使臺灣與大陸真正的分離，使美方所積極策劃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中立化」等謀略實現，因此中共雖未能達到其預期的戰略目標，卻決定留住金馬兩島，藉由金馬兩島來拉住臺灣，成功的破解美方欲採取「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模式以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圖與活動。

46 同註38，頁218。

47 林正義，前揭書，頁135～137；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21。

48 陳奇志，《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1981年），頁175～176；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22。

49 林正義，前揭書，頁141～142；引自陳毓鈞，前揭書，頁122。

而臺灣方面，在蔣公堅定的領導下，面對美方強大的壓力，仍能堅決不自金馬撤軍，此項作為不僅成功的保障了金馬安全，免於為中共所侵吞外，亦使得臺灣方面的軍民減緩直接受到中共所帶來的強大壓力。而在國共間分別認為己身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性代表政權，從而使得臺灣與大陸未因此而真正分離，而此「一中」的原則竟成為國共間的唯一共識，自八二三砲戰後，成為兩岸和平共處的一項利器。且臺灣方面亦因先天地理戰略位置的優越，使得美方不惜打破其既定之原則，對我展開積極的支援與協助，同時我國以減少駐金馬部分兵力條件換得美國明確保證承諾保衛臺澎，並且改善外島武器配備，亦算有得有失。

至於美國方面，以其實力和決心嚇阻了中共進一步的軍事武力進攻，但始終未能說服臺北方面自金馬撤離駐守之軍隊，對其而言，能迫使臺北方面於「聯合公報」中表達不使用武力之聲明，避免美國與中共直接在金門海域交惡，捲入臺海戰爭，此亦算是有所收穫，對於其國內之民意亦算是能交待過去。

結 論

從本文中之探討與分析中可以得知，引發八二三砲戰，以至於形成臺海第二次危機的若干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於牽涉到中國領土與主權的敏感性問題。以致國府與中共及美國三方的會談與磋商多次陷入了僵局，甚至成為戰爭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根據毛澤東與中共方面的說帖是，八二三砲戰並非占領或武力解放臺灣的前奏，而是基於更為複雜的國際性因素。渠等宣稱係為製造美國與臺北方面之間的矛盾，故決定留住金馬兩島，拖住美帝，並

與之進行長期的鬥爭。同時決定對金馬採取「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針，同時毛等中共領導人亦顧慮一旦將金馬占領，加上臺灣海峽的隔離，等於是切斷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聯繫的臍帶，因此，仍將金馬留下，使其成為與臺灣之間有所聯繫的紐帶。

而臺北方面雖然面臨如此嚴峻的形勢，卻仍能堅定中華民國國家認同，力守金馬，不為任何壓力所屈服。事實證明，蔣公的戰略眼光與見解相當卓越，使得臺澎金馬成為冷戰時期中西太平洋沿線堅強的反共堡壘，成功的遏阻共產勢力的擴張。使得向來只重現實利益，冷眼旁觀，完全聽任轉進來臺的國民政府自生自滅的美國政府，亦不得不基於自身考量而全力協助國府，以保障其位於西太平洋的利益。

走筆至此，筆者發現，兩岸政府當年雙方雖彼此仇視，動輒訴諸武力以解決臺海分裂現狀的作法，固然有其時空背景因素，而其中唯一的共識，即是兩岸當局均認為自己是全中國的合法性代表，然而美方卻不識此一原則，欲藉由推動一中一臺、兩個中國、臺灣中立化等政策來解決兩岸問題，其顯然相當不瞭解兩岸問題的原則點。

因此，檢視歷史，兩岸仍應以尊重互惠等原則，建構和平對等的兩岸關係，希能藉由雙方刻正進行的各項交流，共創兩岸美好未來，如此才是兩岸人民之福，切不可兵戎相見，重蹈覆轍，因為那將成為兩岸所有人民的重大災難。

收件：99年5月3日

第1次修正：99年5月6日

第2次修正：99年5月10日

接受：99年5月12日